

纂圖互註荀子

六

纂圖互註荀子卷第十一

彊國第十六

刑范正金錫美一冶巧火齊得火齊得謂生熟齊和得直

細剖刑而莫耶已刑與形同范法也刑范鑄劍規模然而不

剥脫不砥礪則不可以斷繩剥形謂剖去其生剥脫之

砥礪之則剝盤于剝牛馬忽然耳剝也音庚剝盤于孟列

戰國策趙奢謂曰單曰吳干將之劍古則試牛馬今試則鐵盤孟盤于孟皆銅器猶鑄鍾無声及斬牛馬者也忽然言容易也彼

國者亦彊國之剖刑已如彊國之然而不教誨不調一

則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教誨之調一之則兵勁城

固敵國不敢撓也彼國者亦有砥礪禮義節奏是也有法度也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人君者隆禮尊賢而

王重法愛民而霸朝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盡

亡幽采傾險使下難知則尺亡也威有二有道德之威者

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威者暴察謂暴此二威者不

可不熟察也禮樂則脩分義則明分謂上下有分舉錯則

時愛利則形形見也愛利人如是百姓貴之如帝高之如

天神帝天神也親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賞不用而民勸罰

不用而威行夫是之謂道德之威禮樂則不脩分義則

不明舉錯則不時愛利則不形然而其禁暴也察其誅

不服也審其刑罰重而信其誅殺猛而必申商黜然而

雷擊之如牆厭之黜然亦上全之貌說文云黜黑也如是百姓

劫則畏見劫脅之言贏則教稍贏緩之則上執拘則最得間

則散最聚也間隙也公羊傳曰敵中則奪敵人得中道則奪其

反非劫之以形勢非振之以誅殺則無以有其下振夫

是之謂暴察之威無愛人之心無利人之事而日為亂

人之道百姓謹教則從而執縛之刑灼之不和人心喧

嘩也教喧嘩也亦讀為教謂如是下比周賁潰以離上矣讀

為憤二然也民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夫是之謂狂妄之

威此三威者不可不熟察也道德之威成乎安彊暴察

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滅亡公孫子曰子發將

西伐蔡克莒獲蔡侯公孫子齊相也未知其名後語孟嘗曰石

名忌子發楚令尹未知其姓戰國策莊辛諫楚莊王曰蔡聖侯南

遊乎高陵北陵平巫山右枕幼妾左擁嬖女馳騁乎高蔡之間不

以國字為事不知子發方受令于宣王繫以朱絲而見之歸致命

曰蔡侯奉其社稷而歸之楚歸致命於君言蔡侯自奉舍

屬二三子而理其地舍子發名屬之欲反二三子楚之諸臣

擅其功故請諸既楚發其賞既謂論功之子發辭曰發誠布

令而敵退是主威也徒舉相攻而敵退是將威也合戰

用力而敵退是衆威也誠教也凡發誠布令而敵退則是畏

合戰用力而敵退臣豈不宜以衆威受賞是時合戰用力而

則是畏其衆也譏之曰子發之致命也恭其辭賞

也固固陋也其致命難其辭賞夫尚賢使能賞有功罰有罪

非獨一人為之也自古彼先王之道也一人之本也善

善惡惡之應也彼彼賞罰也言彼賞罰者先王之道治必由之

古今一也為治必古者明王之舉大事立大功也大事已

博大功已立則君享其成羣臣享其功享其功也謂受其功也上大夫益

爵官人益秩庶人益祿爵謂若秦庶長不更之屬官人羣吏也庶人士五斗也秩祿皆謂廩食也是以

為善者勸為不善者沮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是以百事

成而功名大也今子發獨不然反先王之道亂楚國之

法墮興功之臣耻受賞之屬人比皆受賞子發獨辭是使興功之臣墮廢其志受賞之屬

於心無侈乎族黨而抑卑其後世夫先祖有寵錫則子孫後世蒙其耻今子發自謂無功則子孫無以稱揚

靡豈不過甚矣哉故曰子發之致命也恭其辭賞也固處

勝人之勢行勝人之道天下莫忿湯武是也處勝人之

勢不以勝人之道以用厚於有天下之勢索為匹夫不

可得也桀紂是也然則得勝人之勢者其不如勝人之

道遠矣夫主相者勝人以勢也是為是非為非能為能

不能為不能併已之私欲必以道夫公道通義之可以

相兼容者是勝人之道也併讀為屏弃也屏弃私欲博達公義今相國上則

得專主下則得專國相國之於勝人之勢曾有之矣讀亦

為之本亦或作然則胡不殿此勝人之勢赴勝人之道讀

駕馭之也或作謳歌求仁厚明通之君子而託王焉求賢

輔佐也與之參國政正是非如是則國孰敢不為義

矣國內皆君臣上下貴賤長少至于庶人莫不為義則

天下孰不欲合義矣天下皆來賢士願相國之朝能士

願相國之官好利之民莫不願以齊為歸是一天下也

相國舍是而不為安直為是世俗之所以為不為勝人

之道何為

勝人之勢則女主亂之官詐臣亂之朝負吏亂之官衆庶百姓

皆以貪利爭奪為俗曷若是而可以持國乎今巨楚縣

吾前楚在齊南故曰大燕燕在齊北故曰鮪鮪在齊後五後如燕鮪皆於後

勁魏釣吾右魏在齊西故曰西壤之不絕若繩魏在齊西故曰

楚人則乃有襄賁開陽以臨吾左襄賁在齊東

是一國作謀三國必起而

乘我一國謀齊則如是則齊必斷而為四三國分齊則

三國若假城耳言齊如三國之寄城必為天下

大笑曷若天下必笑其無謀城兩者孰足為之兩者勝人

夫桀紂聖王之後子孫也有天下

者之世也世謂勢籍之所存天下之宗室也勢謂國藉土

地之大封內千里人之衆數以億萬其數億萬俄而天下倜然

舉去桀紂而犇湯武倜然高辛之貌反然舉惡桀紂而貴

湯武反音翻翻然改是何也夫桀紂何失而湯武何得也假設

曰是無他故也桀紂者善為人所好也而湯武者善為人所

好也人之所惡何也曰汗漫爭奪貪利是也汗漫謂穢汗不脩

人之所好者何也曰禮義辭讓忠信是也今君

人者辟稱比方則欲自並乎湯武辟讀為譬若其所以

統之則無以異於桀紂而求有湯武之功名可乎統制

故凡得勝者必與人也凡得人者必與道也道也者何

也曰禮讓忠信是也故自四五萬而往者疆勝非衆之

力也隆在信矣而往猶已上言有兵四五萬已上者若能

也若不崇信雖有与国之衆 猶无益故曰非衆之力也 自數百里而往者安固非大之

力也隆在脩政矣 有數百里之地脩政則安固不必更在廣也荀卿常言湯武以百里之地王天下今

言此者若言常人 今已有數萬之衆者也陶誕比周以爭

之理非論聖人也 與 陶當為構机之構或曰當為進 已有數百里之國者也汗

漫突盜以爭地 突謂相 然則是弃已之所安彊而爭已之

所以危弱也換已之所不足以重已之所有餘 損減也重

謂信与政有餘 若是其悖繆也而求有湯武之功名可乎

辭之是猶伏而啗天救經而引其足也 隨与詆同經縊也

也 說必不行矣愈務而愈遠為入臣者不恤已行之

不行 上行下孟反 苟得利而已矣是渠衝入穴而求利

也 渠大也渠衝攻城之大車也詩曰臨衝閑閑韓子曰奏百裡首

射侯不當彊弩趨發平城距衝不若埋內伏案或作距衝蓋言

可以距 是仁人之所羞而不為也 屈大就小務於苟 故人

莫貴乎生莫樂乎安所以養生安樂者莫大乎禮義人

知貴生樂安而弃禮義辟之是猶欲壽而殉頸 殉當 愚

莫大焉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

亡詩曰介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 大雅版之篇 力術

止義術行曷謂也曰秦之謂也 力術彊兵之術義術仁義

也言用力術則止用義術則行發此論以謂秦也新序李斯 威彊

乎湯武廣大乎舜禹然而憂患不可勝校也 校認認然

認思 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此所謂力術止也曷

謂乎威彊乎湯武湯武也者乃能使說已者使耳 說音

今楚父死焉國為之立廟而辟於陳蔡之間

頃襄王之時也又謂懷王為秦所虜而死也至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郢邱燒先王墓於夷陵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此保陳成廟王也如字謂視可司間安欲剋其脛而以蹈秦之

腹視可謂觀其可代同音然而秦使左案左使右案右是乃使離人役也秦能使離人為之徒役謂楚襄王七年迎婦於秦成十五年與秦伐燕二十七年復與秦平而

曰古者百王之一天下臣諸侯未有過封內千里者也漢書地理志沙羨

封畿俱屬秦是北與胡貊為隣西有巴戎巴在西南戎在東在

楚者乃界於齊謂東侵楚地所得在韓者踰常山乃在臨慮漢書地理志臨慮縣名在魏者乃據圍津即去大梁

百有二十里耳圍當為圍漢書曹參下宿武度圍津顏師古曰在東郡豈古名圍津傳寫為圍或作韋津今有

其在幸成豈是邢史記朱忌謂魏安釐曰秦固有讓茅邢丘城境其在趙者剡然有苓而據松栢之塞剡然侵削之貌苓地名未詳所在或曰苓與靈同漢

書地理志常山郡有靈壽縣今屬真定或曰苓當為卷案卷縣屬河南非趙地也松栢之塞謂趙樹松栢與秦為界今秦據有之

負西海而固常山負背也常山本趙山今秦有之是地徧天下也威動海內疆殆中國秦之疆能危殆中國殆或為治然而憂患不可勝校也認認然認思常一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已

也此所謂廣大乎舜禹也然則奈何曰節威反文節威因與之復用案用夫端誠信全之君子治天下焉全謂因與之

者而後誅之錯置也謂若是則兵不復出於塞外而令行於天下矣若是則雖為之築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使

殆可矣

明堂天子布政之宮於塞外三字衍也以前有兵不復出於塞外故誤重寫此三字耳殆庶幾也秦若使賢人

為政雖築明堂朝諸侯庶幾可矣或曰塞外境外也明堂置也謂

尺加方明其上左氏傳為王宮於踐上亦其類也或曰築明堂於

塞外謂使他國為秦築帝宮也戰國策韓王謂張儀曰請此秦郡

縣築帝宮祠春假今之世益地不如益信之務也應侯

秋稱東蕃是也問孫卿曰入秦何見應侯秦相范雎封於應也杜元凱孫卿

曰其固塞險形勢便山林川谷美謂多良材及天材之

利多所出物是形勝也形地便而物產多所以為勝入

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汗流邪淫也汗獨

雅其服不桃桃披倫也不為奇異之服詩序曰長民者衣甚畏

有司而順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邑及至也至縣其百吏

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音苦監

讀為王事縣蓋之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於其門入於公

門歸於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不明

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倜然高觀其朝廷其間聽決

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其間朝退也古竟反

音如都无故四世有勝非也數也是所見也故曰佚而

治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類之矣雖佚而治雖約

有功古之至治有雖然則甚有其謬也懼兼數具者而盡

有之然而縣之以王者之功名則倜倜然其不及遠矣

縣音縣是何也則其殆無儒耶故曰粹而王粹謂全駁

而霸無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積微月

不勝日時不勝月歲不勝時積微細之事月不如日言常日

凡人好教慢小事大事至然後興之務之如是則常不

勝大孰比於小事者矣孰比精審是何也則小事之至

也數其縣日也博其為積也大音朔博謂所繫繫時日

大事之至也希其縣日也淺其為積也小時日既

積亦善謂故善日者王善時者霸補漏者是危大荒者亡善謂

不怠弃也補漏謂不能更功累業至於故謂不取故王者敬日慢也故曰

惟日不足霸者敬時變則懼治之不立也僅存之國危

而後戚之憂亡國至亡而後知亡至死而後知死國之

禍敗不可勝悔也所悔之事不可霸者之善者烏可以

時託也霸者其善明著以王者之功名不可勝日志也日

職其政事故能功名不可勝數財物貨寶以天為重政教功名反是能積

微者速成詩曰德輔如毛民鮮克舉此之謂也詩大雅

輕也引之以明積微至著之功也凡姦人之所以起者以上之不貴義不

敬義也上行夫義者所以限禁人之為惡與姦者也今

上不貴義不敬義如是則下之人百姓皆有弃義之志

有趨姦之心矣此姦之所以起也且上者下之師也夫

下之和上譬之猶響之應聲影之像形也故為上者不

可不順也不可不順義夫義者內節於人而外節於萬

物者也節即謂上安於主而下調於民者也得其節則

內外上下節義之情也義之情皆然則凡為天下之要義

為本而信次之古者禹湯本義務信而天下治桀紂弃

義倍信而天下亂故為人上者必將慎禮義務忠信然

後可此君人者之大本也也為順堂上不董則郊草不瞻

曠去曠空也空謂無草也云謂有草則云鋤也堂上猶未董除

連子謂田巴曰堂上不董者郊草不董也言所著未理不暇及遠曾

白刃捍手曾則目不見流矢捍蔽也

非不以此為務也疾養緩急之有相先者

也疾病也養也言非不以郊草流矢十指為務痛癢緩急

天行有常天自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

吉應之以亂則凶吉凶由人天非彊本而節用則天不能

貧本謂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養備謂使人衣食足

備動亦不使勞苦也養生既脩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貳即

故水旱不能使之飢渴寒暑不能使之疾疢不能使

之凶畜積有素故水旱不能使之飢渴既本荒而用侈則天

不能使之富養略而動罕則天不能使之全略減少也罕

使人衣食不足也動希言怠惰也衣希也食略謂

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飢寒暑未薄而疾音博祲怪

未至而凶受時與治世同而殃禍與治世異不可以怨

天其道然也非天降災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

知在人不在夫斯為至人不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謂天職不為而

而得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之職如是者雖深其人不加慮

焉雖大不加能焉雖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謂不與天爭

職其人至人也言天道雖深遠至人曾不措意測度焉以其無益

聖人仔而 天有其時地有其財謂天時而地生財 人有

其治夫是之謂能參人能治天時地財而 舍其所以參而

願其所參則惑矣舍人事而欲知 列聖隨旋日月遞炤

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列星有列位者二十八宿也

陰陽大化謂寒暑變化萬物也博謂廣博施行無不被也 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

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和謂和氣養

和養之事但見成功斯所以為神若有真宰然也 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

是之謂天言天道之難知或曰當為 唯聖人為不求知天

既入道難測故聖人但修人事不務役慮於知天也 天職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

好惡喜怒哀樂藏焉夫是之謂天情言人之身亦天賦天

散九竅神謂精氣情所受於天之情也 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

夫是之謂天官耳辨聲目辨色鼻辨臭口辨味形辨寒熱疾癢

也言天之所付 任有如此者也 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心居於

之地以制耳目鼻口形之五官是天使為形軀之君也 財非其類以養其類夫是之謂天

養財與裁同飲食衣服與人異類裁而用之可使養口腹形 順其

類者謂之福逆其類者謂之禍夫是之謂天政順其類謂

其類謂不能裁者也言天政如賞罰之政令自天職既立暗其天

已上論天所置之事已下論逆天順天之事在人所為也 暗其天

君昏亂 亂其天官声色臭 弃其天養不能務 逆其天政不

類也養其 背其天情好惡喜怒哀 以喪天功喪其生成之天 夫是之

謂大凶此皆言不脩 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備其天

養順其天政養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則知其所為

知其所不為矣知務道達 則天地官而萬物役矣言聖人

則可以任天地設萬物則樂記禮樂明備天地官矣其行由治其養由適其生不

傷夫是之謂知天其所自脩行之收由盡其治其養人之術由盡其適其生長物無所傷害是謂知

天也言明於人事則故大巧在所不為大智在所不慮明

知天物其要曲盡也不務知天是乃知天也亦猶大巧在所不為如天地之成萬物若

偏有所為則其巧小矣大智在所不慮知聖人無為也若偏

有所慮則所志於天者已其見象之可以期者矣志記

其智察矣聖人雖不務知天猶有記識以助治道所以記識於天者其見聖

象之文可以知其節候者也若竟合叩義和飲若昊天曆象日月輝

辰敬授人時者也所志於地者已其見宜之可以息者矣

於地者其見土宜可所志於四時者已其見數之可以事

者矣數謂春作夏長秋斂冬藏必叙之數事謂順時理其事

志於陰陽者已其見知之可以治者矣知謂知其生殺也

為知其生殺效之為賞官人守天而自為守道也

罰以治之或為和

人守天在於自守道皆治亂天耶日月星辰瑞曆是禹桀

明不務知天之義也治亂天耶日月星辰瑞曆是禹桀

之所同也或曰當時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天也時

耶曰繁啓蕃長於春夏繁多也畜積收藏於秋冬是又

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時也地耶曰得

地則生失地則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

治亂非地也皆言在人不在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

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詩周頌天作之篇引此以明吉凶

天不為人之惡寒也而輟冬地不為人之惡遼遠也而

輟廣君子不為小人凶凶也而輟行同音又許同反

孟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數矣君子有常體矣君子道其

常小人計其功道言也君子言常道以必守其道小詩曰何

恤人之言号此之謂也逸詩也以言守道楚王後車千

乘非知也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是節然也節謂所遇之時節也

曰若夫心意脩德行厚知慮明生於今

而志乎古則是其在我者也故君子慕其在己者而不

慕其在天者在天謂富貴也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

錯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進也求

而不苟故日進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退也

故君子之所以日進與小人之所以日退

一也皆有慕君子小人之所以相懸者在此耳星墜木

鳴國人皆恐曰是何也曰無何也假設同谷无何也言不足憂也是天地

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星墜天地之亦未鳴陰陽之化罕希也怪之可

也畏之非也以其罕至謂之怪異則可因遠畏懼則非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

不時怪星之黨見黨見頻見也言如朋黨之多是無世而不常有

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並世起無傷也並世起謂一上闇

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夫星之墜木之鳴是

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畏之非

也物之已至者人祗則可畏也物之既至可畏若耕傷稼

耘耨失歲政險失民括耕謂歲惡不精也失歲謂耘耨失時使穡也政險威虐也田稼

歲惡糴貴民飢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謂人祗政令不明

舉錯不時本事不理夫是之謂人祗舉謂起兵動衆錯謂懷安失於機也本事

禮義不脩內外無別男女淫亂則父子相疑上

下乖離寇難並至夫是之謂人祗祗是生於亂三者錯

無安國

三者三人祇也錯置也置此

其說甚邇其蓄甚慘

亦近也三人祇之說比星墜未鳴

勉力不時則牛馬相生六

畜作祆勉力之役也不時則人多怨可怪也而不可畏也

傳曰萬物之怪書不說

書謂六經也可為勸戒則明

無用之

辯不急之察弃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

之別則日切瑳而不舍也雩而雨何也曰無何也猶不

雩而雨也

雩求雨之禱也或者問歲旱雩則得雨此何祥也對

則率巫

而舞雩 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小筮而後決大事非

以為得求也以文之也

得求得所求也言為此示急於災

故

君子以為為文而百姓以為為神以為文則吉以為神則凶

順人之情以為文飾則

無害淫祀求福則凶也

荀十一

十三

於水火在物者莫明於珠王在人者莫明於禮義故日

月不高則光輝不赫水火不積則燁潤不博珠玉不睹

乎外則王公不以為寶禮義不加於國家則功名不白

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

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盡亡矣

與物畜而制之

尊大天而思慕之欲其豐富

從天而頌之孰

與制天命而用之

頌者美盛德也從天而美其盛德豈始制

者為補任 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

孰與應春生夏長 因物而多之孰與馳能而化之

其智能而化之使多也 思物而物之孰與理物而勿失之

若后稷之播種然也

多不如

天論十一卷 十三

也思得萬物以為己物動與理願於物之所以生孰與有物物皆得其道不使有所失恐

之所以成故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物之生雖在

貫雖質文廢起時有不同然其要歸以禮為條貫論語孔子曰一廢一起應之以或繼周者雖

盡其詳差謬也所以治者生於條貫故道之所善中則可

從畸則不可為匿則大惑得中則從偏則則不可為匿謂隱

治民者表道表不明則亂禮者表也非禮昏世也昏世

大亂也昏世謂使故道無不明外內異表隱顯有常民

陷乃去道禮也外謂朝聘內謂冠昏所表識各異也隱顯即萬

物為道一偏一物為萬物一偏愚者為一物一偏物而自以為知道無知也慎字有見於後無

見於先慎到本黃老之術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故莊子論慎

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同兼愛是見齊而不見畸也宋子有

見於少無見於多宋子名鉅宋人也與孟子同時下篇云宋

而無先則羣衆無門夫群衆在上之開導皆廢後有誦而

無信則貴賤不分貴者伸而賤者詘則分別矣若皆有齊
而無畸則政令不施夫施政令所以治不齊者若皆有以而無多
則羣衆不化夫欲多則可以勸誘為善若皆欲少則何能化之書曰無有作好
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之謂也書洪範以訟而備好則非遵王道也

纂圖互註荀子卷第十一

纂圖互註荀子卷第十二

正論篇第十八

世俗之為說者曰主道利周是不然此一篇皆論世俗之非謬苟知以正論辨

之周密也謂隱匿其情不使下知也世俗以為王道利在如此也主者民之唱也上者下之

儀也謂下法上之表儀也彼將聽唱而應視儀而動唱嘿則民無

應也儀隱則下無動也不應不動則上下無以相有也

上不導其下則下無以効上是不相須者也若是則與無上同也不祥莫大焉

故上者下之本也上宣明則下治辨矣言露辨別也下知所從則明別於事

也上端誠則下原慤矣上公正則下易直矣上公正則下不敢險

曲也治辨則易一原慤則易使易直則易知易一則彊易

使則功易知則明是治之所由生也上周密則下疑玄

矣玄謂幽深難知或讀為眩惑也與下同上幽險則下漸詐矣幽隱也險難

如字入曰漸侵也謂浸成其詐也子康反上偏曲則下比周矣疑玄則難一疑

不知所從也漸詐則難使比周則難知人人懷利相親比則不可知其情禮記

曰下難知則君長勞也難一則不彊難使則不功難知則不明是

亂之所由作也故主道利明不利幽利宣不利周故主

道明則下安主道幽則下危下知所從則安不知所從則自危也故下安則

貴上下危則賤上賤猶惡也故上易知則下親上矣上

難知則下畏上矣下親上則上安下畏上則上危畏則

故主道莫惡乎難知莫危乎使下畏已傳曰惡之者衆

則危書曰克明明德尚書多方曰成湯至于詩曰明明在

下詩大雅大明之篇言文王之德明明在下故赫赫然著見於天也故先王明之豈特玄之

正論

耳哉特猶直也世俗之為說者曰桀紂有天下湯武篡而奪

之是不然以桀紂為常有天下之籍則然以常主天下之圖籍則然也

親有天下之籍則不然躬親能有天下則不然以其不能治之也天下謂在桀

紂則不然古者天子千官諸侯百官以是千官也令行

於諸夏之國謂之王夏大也中原之大國以是百官也令行於境

內國雖不安不至於廢易遂亡謂之君僅存之君聖王之子

也子了孫也有天下之後也勢籍之所在也天下之宗室也

然而不材不中不中謂處事不當也中丁仲反內則百姓疾之外則諸侯

叛之近者境內不一遙者諸侯不聽令不行於境內甚

者諸侯侵削之攻伐之若是則雖未亡吾謂之無天下

矣聖王沒有勢籍者不足以縣天下聖王禹湯也有勢籍者謂其子孫也

羅謂弱不任事也縣繫也天下無君桀紂不能治天下是無君諸侯有能德明威積

海內之民莫不願得以為君師帥長然而暴國獨侈安能

誅之暴國即桀紂也後謂奢汰牧縱必不傷害無罪之民誅暴國之君若

誅獨夫天下皆云無助之君若一夫焉若是則可謂能用天下矣能用

天下之謂王湯武非取天下也非奪桀紂之天下也脩其道行其

義興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歸之也桀紂

非去天下也非去天下自去也反禹湯之德亂禮義之分禽獸之

行積其凶全其惡而天下去之也天下歸之之謂王天

下去之之謂亡故桀紂無天下而湯武不弑君由此効

之也天下皆去桀紂是無天下也湯武誅獨夫且豈為殺君子由用也効明也用此論明之湯武者民之

父母也桀紂者民之怨賊也今世俗之為說者以桀紂

為君而以湯武為弑然則是誅民之父母而師民之怨
賊也師不祥莫大焉以天下合為君則天下未嘗合於
桀紂也然則以湯武為弑則天下未嘗有說也直隳之
耳自古論說未嘗有此也故天子唯其人天下者至重也非
至彊莫之能任物之彊者力能勝重任至大也非至辯莫之能分
至大則難計故非至眾也非至明莫之能知天下之人至眾小智所能分別也非至聖人莫之能盡故非聖人莫之能王
和輯此三至者非聖人莫之能盡故非聖人莫之能王
能王乎○田于况反聖人備道全美者也是縣天下之權
稱也縣天下如權稱之懸懸知輕重也○田于况反桀紂者其知慮至險也其志
意至闇也其行之為至亂也親者疏之賢者賤之生民
怨之禹湯之後也而不得一人之與剗比干囚箕子身

荀子

三

死國亡為天下之大戮後世之言惡者必稽焉言惡者必稽焉

桀紂以為龜鏡也是不容妻子之數也不能容者有其妻子如此

故至賢疇四海湯武是也至罷曰先生有一妻不能治也

不容妻子桀紂是也疇四海謂以四海為疇域今世俗之

為說者以桀紂為有天下而臣湯武豈不過甚矣哉紂紂

而殺之是過甚也紂為君以湯武為臣譬之是猶偃巫跛匡大自以為有知

也曰吾欲暴桀而奚若言俗此說猶至桀大自以為神異也故

可以有奪人國不可有以奪人天下可以有竊國不可

有以竊天下也一國之人易服故可以有竊者天下之心可以

奪之者可以有國而不可以有天下竊可以得國而不

可以得天下是何也曰國小具也可以小人有也可以

正命

小道得也可以小力持也天下者大具也不可以小人

有也不可以小道得也不可以小力持也國者小人可

以有之然而未必不亡也小人既可以有之則易威天下

者至大也非聖人莫之能有也世俗之為說者曰治古

無肉刑而有象刑治古古治世也肉刑墨劓刑官也象刑異

陶方施象刑惟明孔安國云象墨黥世俗以為古之重罪以墨

法也案書之象刑亦非謂形象墨黥世俗以為古之重罪以墨

刑也或曰墨黥當為墨當為保嬰謂保其布衣慎嬰刑之飾令罪人服之禮記曰

冠纁纁鄭云有事其布以為共艾畢共未詳或衍字耳艾蒼白

纁纁或讀為章慎子作章纁菲對履非草履也對當為紼傳

前君以朱大夫素士爵章今非殺赭衣而不純亦

人服之故以著白色為章也治古如是

刑以艾畢當肉此有雲之誅也又尚書大傳曰古無治古如是

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履下刑墨黥治古如是

世俗說以是不然以為治耶則人固莫觸罪非獨不用

肉刑亦不用象刑矣以為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然

則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庸

人不知惡也亂莫大焉惡鳥凡刑人之本禁暴惡惡且

徵其未也徵讀為懲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是謂

惠暴而寬賊也非惡惡也故象刑殆非生於治古並起

於亂今也今之亂世治古不然凡爵列官職賞慶刑罰

皆報也以類相從者也報謂報其善惡各以類相從謂一物

失稱亂之端也失無謂失其所稱類夫德不稱位能不稱

官賞不當功罰不當罪不祥莫大焉昔者武王伐有商

謀紂斷其首懸之赤旆

史記武王斬紂頭懸之太白旗此云赤旆所傳聞各異明堂在說海

曰周之大赤即史記之說非也

夫征暴誅捍治之盛也殺人者死傷人者

刑是百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刑稱罪則治

不稱罪則亂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

治世刑必行則不敢犯故重亂世刑不行

則人易犯故輕李奇注漢書曰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

輕治世家給人足犯法者少有犯則眾惡之罪固當重也盡曰刑

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書甫刑以言世有治亂故法有重輕世俗之為說者

曰湯武不能禁令是何也言不能施禁令故有所不至者曰楚越不受

制是不然湯武者至天下之善禁令者也湯居亳武王

居鄩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為一諸侯為臣通達之屬莫

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振古震同恐也曷為楚越獨不受制也

彼王者之制也視形勢而制械用

即禮記所謂黃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

器械異制稱遠邇而等貢獻豈必齊哉綱尺證反故魯

人以櫜衛人用柯齊人用一革未詳或曰方言云錙謂之櫜孟謂之柯或曰方言櫜

諸夏之國同服同儀儀謂風俗也諸夏迨近京師亦蠻夷

戎狄之國同服不同制夷狄遐遠又各在一方雖同封內

甸服王畿之內也禹貢五百里甸服封外侯服侯服外也禹貢

侯服孔云甸服之外五百里也侯服侯也侯衛賓服章昭江國語曰

侯而服事王也韋昭云侯服侯也

自侯圻至衛圻其間五圻圻五百里五五二千五百里中

國之界也謂之賓服常以服貢實見於王五圻者侯圻之

外曰甸圻甸圻之外曰男圻男圻之外曰采圻采圻之外曰衛

夷要服職方氏衛服之外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五百里戎狄

荒服

職方氏所謂鎮服者也韋昭云各相去五百里九州之外外荒裔之地與戎狄同俗故謂之荒荒荒勿忽無常之言也

甸服

書禹貢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綏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

祀賓服者享要服者享貢荒服者終王

韋昭曰日祭祭於祖考上食也近漢亦然

月祀於曾祖也時享於二祧也歲貢於壇墀也終謂世終朝嗣王也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

夫是之謂視形勢而制械用稱遠近而等貢獻是王者

之至也至當為志所以彼楚越者且時享歲貢終王之屬

也必齊之日祭月祀之屬然後日受制耶是規磨之說

規磨之說猶差錯之說也規者止圓之器磨又則偏平而不圓失於度也程也文子曰水魚平必有波衡魚止必有差韓子曰規有磨而水有波

我欲更之無奈之溝中之壻也謂行之之人在溝壑中則未足與及

王者之制也語曰淺不足與測深愚不足以謀知坎井之

畫龜不可與語東海之樂此之謂也言小不知大也司馬彪曰坎井壞井也畫龜畫

類也事出莊子坎井或作壻井謂戶蠅反世俗之為

說者曰堯舜擅讓堯舜同堯舜亦同義謂除地為堯舜告天而

厚故禪讓聖賢後世德薄故父子相繼堯舜相承但傳位

於賢而已古傳子無異非謂求名而禪讓也案書序曰堯舜相承但傳位

讓于禹舜是亦有讓之說此云非擅讓蓋書序美堯之德堯是傳

位去遂讓無異非是先自讓意也孟子亦云乃章曰堯以天下与

舜有諸孟子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曰孰与之

曰天与之又曰天与賢則与賢天与子則与子

者勢位至尊無敵於天下夫有誰與讓矣讓者勢位

相與則无与讓矣自讓為又子與公孫丑上如此則无敵於天下无敵於道

德純備智慧甚明南面而聽天下易說卦聖人南面

記大傳所人南面而听天下生民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

之天下無隱士無遺善無隱蔽不同焉者是也異焉者

非也夫有惡擅天下矣夫自知不堪其事則求賢而禪位今

正論

也曰死而擅之或者既以生無禪讓之事因是又不然

聖王在上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一本作決皆民載

其事而各得其宜不能以義制利不能以偽飾性則兼

以為民偽謂矯其本性也無能者聖王以沒天下無聖則

固莫足以擅天下矣固無禪讓天下有聖而在後者則天下

不離有聖繼其後者則天朝不易位國不更制天下厭

焉與鄉無以異也厭然順服貌一以堯繼堯夫又何變

之有矣言繼位相承與一堯无異聖不在後子而在三公

則天下如歸猶復而振之也後子嗣子謂周朱商均也三公

異也以堯易堯夫又何變之有矣疑此二句重也唯其徙朝

改制為難謂殊微號異制度也舜禹相繼與父子无異所難而

也故天子生則天下一隆致順而治論德而定次大下

分盡矣擅讓惡用矣哉夫讓者禮義之名今聖王但求其能

若夫智慮取舍則無衰曰老者不堪其勞而休也是又

畏事者之議也或者自以畏憚勞苦天子者勢至重而形

至佚心至愉而志無所詘形不為勞尊無上矣衣被則

服五采雜間色衣被謂以衣被身服五采言備五色也間重文

繡加飾之以珠玉食飲則重大牢而備珍怪期臭味重

也謂重多之以太牢也珍怪也謂重多之以太牢也珍怪曼而饋曼當為萬饋進食代畢

汗異之食也期當為慕極也

而食

罪未詳蓋香草也或曰罪讀為蕙即所謂蘭也本也或曰當為澤澤蘭也土貢禮因若用茶實後漢書澤字並

水傍

華傳寫誤也遺其水耳代罪而雍而徹乎雍詩周頌樂章

論語曰三家者以雍徹言其僭也

五祀執薦者百人侍西房

周禮宗伯以

五祀鄭云五祀四時近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也或曰此五祀謂初祀蒸嘗又大禘也或曰國語展禽曰禘郊祖宗報此

五者國之祀典也皆王者親臨之祭非謂口竈中雷門行之五祀也薦謂所薦陳之物邊巨之屬也侍侍立也西房西廂侍或為博

居則設張容負依而坐諸侯趨走乎堂下

居安居也聽

謂羽衛容也居則設張其容儀負依而坐也戶牖之間謂之扆依與案同或曰爾雅曰容謂之防郭璞云如今牀頭小曲屏風唱射

者所謂隱見也言施此出戶而巫覡有事

出戶謂出內門也女曰巫男曰

除不祥出門而宗祀有事

出門謂車駕出國門宗者王祭祀當為祝有事謂祭行坤

也國語曰使各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王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壺湯之所上下之神或姓之

出而必率舊典者為之宗又曰使先聖之後能知山川之號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

質標勅示之服而敬恭明神者為之祝章昭曰宗大

乘大路越席

以養安

夫路祭天車禮曰大路繫纆一就越席結蒲為席養安

云養安以為盛飾未詳其意或曰古人以飾為重也

側載畢止以養鼻

畢正香草也

前有錯衡以養目

詩曰約軛錯衡和鑿馬之聲

步中武象騶中韶護以養耳

和鑿馬皆車上鈴也韓詩外傳

馬動馬動則鑿馬騶鳴則和應皆所以行節也許慎曰和取其敬

去行謂大袞至路門趨謂路門至應門也禮論篇天子大路

越席所以養鼻也側載畢正所以養鼻也前有所錯衡所

輓持納

輓輓前也納與軸四軸謂駟馬諸侯持輪挾輿

馬挾輿在車之左右也元馬道馬也

大侯編後大夫次之侯

國稍大在五

小侯元士次之

士也禮記曰庶方小侯入天

競由人此之謂也

詩小雅十月之交篇言下民相為族孽

為此者蓋由人耳

世俗之為說者曰太古薄葬棺厚三寸衣衾

三領葬由不妨田故不掘也

此蓋言古之人君也三領三

領南上故以領言葬田不妨田言所葬之地不妨農耕也

禮記君陳衣下序東西

也是不及知治道而不察於相不相者之所言也

也謂

發冢也胡骨反

凡人之盜也必以有為

其意必有

不以備不足

足則以重有餘也而聖王之生民也皆使當厚優猶知

足而不得以有餘過度

當謂得中也丁浪反優猶實泰也言

知足又少首禁琅

故盜不竊賊不刺

盜賊通名分而言之則私

狗豕吐菽粟而農器皆能以貨財讓

農買庶人猶不則

風風之美男女自不取於塗而百姓羞於遺故孔子曰

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

衣食足

雖珠玉兩體文繡充棺

黃金充椁加之以丹研重之以曾青

丹研用砂也曾青銅

極青故謂之曾青加以丹研

犀象以為樹

樹之於

茲華觀以為寶

珠玉似珠皆命山有琅玕樹龍茲未詳說當

席公羊傳曰衛侯朔屬負茲不惟曰奪謂之茲受記曰衛叔武市

茲徐廣曰茲者籍席之名列人傳無不父謂齊宣王曰漸臺五重

黃金白王珉玕龍疏翡翠珠璣皆連飾萬民極此二始也

龍茲即龍疏疏鬚音相近也

曹大家亦不解寶謂管仲於棺槨中

人猶且莫之相也是何也則求利之詭緩而犯

分之羞大也

說許也求和說

夫亂令之而後反是上以無

法使下以無度行知者不得慮能者不得治賢者不得

使不得在位使人若其則上失天性下失地利中失人和故百

事廢財物屈而禍亂起王公則病不足於上庶人則凍

之國曰其人又曰大庶士介而坐道無士軍士也介而坐道

子之元上視府庸也庶士介而坐道被甲坐於道則以不非

也庶人隱竄莫敢望視居如大神動如天帝言敬思持

老養衰獨有善於是者與不老者休也休猶有安樂恬

愉如是乎不老老也猶言不顯顯也或曰術不字也故曰諸

侯有老天子無老諸侯似之真割脾故有筋力有檀國無

擅天下古今一也讓國勢位敵之名一國事輕則有夫曰堯

舜擅讓是虛言也是淺者之傳陋者之說也不知道順

之理小大至不至之變也小謂一國大謂天下至未可與

及天下之大理者也世俗之為說者曰堯舜不能教化

是何也曰朱象不化是不然也堯舜至天下之善教化

者也南面而聽天下生民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

之言天下然而朱象獨不化是非堯舜之過朱象之罪

矣朱象乃罪人之當誅戮者且堯舜之過哉論語曰上智與下愚不移是也

堯舜者天下之鬼一時之瑣也言鬼瑣

象而非堯舜豈不過甚矣哉夫是之謂鬼說狂妄說

門者天下之善射者也不能以撥弓曲矢中撥弓不正

反王梁造父者天下之善馭者也不能以辟馬毀輿致

遠辟與感同堯舜者天下之善教化者也不能使鬼瑣

化何世而無鬼何時而無鬼言鬼

伏義也不人大牌前伏義始作大化者故作者不祥學者受其決非有慶

言必無刑不也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水昆音憎職

正論

餒羸羸瘠於下於是死木糾群居而盜賊擊奪以危上矣

上位者盡如禁制也安禽獸行虎狼貪食故脯巨人而多嬰兒矣若

是則有何尤扣人之墓抉人之口而求利矣哉

珠雖此倮而埋之猶且必扣也安得葬埋哉不可得葬

彼乃將食其肉而斷其骨也夫太古薄葬故不扣也亂

令厚葬故扣也是持姦人之誤於亂說以欺愚者而潮

陷之以偷取利焉夫是之謂大姦

言是乃持姦人自誤或於朝見之中陷之謂使陷於不仁不孝也以偷取利謂害死者而苟取其利於生者也是時墨子之徒說薄葬以惑當世故以此譏之

傳曰危人而自安害人而自利此之謂也

子宋子曰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鬪

宋子曰已解在天論篇而不可不為辱則可使人不鬪也宋子曰見侮而不辱救民之

德可以為王矣宋子蓋尹文弟子何休注公羊曰冠人比日以見

侮為辱故鬪也知見侮之為不辱則不鬪矣應之曰然

則亦以人之情為不惡侮乎曰惡而不辱也

厚惡鳥路反下同曰若是則必不得所求焉

必以其惡之為說非以其辱之為故也

優侏儒狎徒詈侮而不鬪者是豈鉅知見侮之為不辱

哉

也今人或入其央瀆竊其猪圉

劔戟而逐之不避死傷是豈以喪猪為辱也哉然而不

憚鬪者惡之故也雖以見侮為辱也不惡則不鬪

者也

正論

不鬪耶亡於辱之與不辱也乃在於惡之與不惡也夫

令子宋子不能解今之惡侮而務說人以勿辱也豈不

過甚矣哉解達也不知人情惡侮而使月侮解達也金舌蔽口猶將

無益也金舌以舌為舌金舌蔽口以喻不言之也雖子宋子見復

言曰金口而木言曰金口而木不知其無益則不知不知此說無益知其無

益也直以欺人則不仁不知辱莫大焉發論而不仁不

將以為有益於人耶則與無益於人也發論而不仁不

於無益人則得大辱而退耳說莫並是矣本欲使人見侮

辱子宋子曰見侮不辱應之曰凡議必將立隆正然後

可也崇高也無隆正則是非不分而辯訟不決故所

聞曰天下之大隆也是非之封界分職名象之所起王

制是也名謂指名象謂法象故凡言議期命是非以聖王

為師期物之所會也命名而聖王之分榮辱是也聖王以

人之大分豈如宋子是有兩端矣榮辱各有義榮者有勢

者有義辱者有勢辱者志意脩德行厚知慮明是榮之

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謂義榮爵列尊貴祿厚形勢勝謂

所受其賦天子諸侯也祿謂受君之上為天子諸侯下為卿

相士大夫是榮從外至者也夫是之謂勢榮流淫汗慢

汗穢行也慢當為犯分亂理驕自貪利是辱之由中出者

也夫是之謂義辱言侮揅揅揅揅頭也捶笞臍臍捶擊也

臍臍骨也臍古脚字臍臍則別其臍骨斬斷枯磔斲如字

也斲陽曰司馬善臍臍於天斬斷斲如字

也斲車裂也周禮以臨辜祭四方百物注謂披磔牲也或曰枯

臨辜義同故韓子曰併南之地觀水之中主金民多竊采之采金

正論

之禁得而朝享祿所享祿甚眾而民田金不山籍麻古繹

也才夜反時擊縛與擊義同即謂骨窮也謂刑徒之人以敵錘

謂辭窮亦厚也 是辱之由外至者也夫是之謂勢辱是榮辱

之兩端也故君子可以有勢辱而不可以有義辱小人

可以有勢榮而不可以有義榮有勢辱無害為堯有勢

榮無害為桀義榮勢榮唯君子而後兼有之義辱勢辱

唯小人而後兼有之是榮辱之分也聖王以為法士大

夫以為道官人以為守百姓以為成俗萬世不能易也

言上下皆以榮辱為之也士大夫主教化者言守職事之官

己慮一朝而改之說必不行矣言宋子不知聖人以榮辱為

道其謀庸乃欲一朝而改之說必不行也 壁豆之是猶以墉塗而塞江海也

以惟僥而戴大山也僥知人長三尺者也 躑躅跌碎折不

待道矣也頃頃也 一二子之善於子宋子者殆不若

止之將恐得傷其體也其說也傷其體謂受大辱 子宋

子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欲為多是過也 宋子

人之情所欲在少不在多也莊子說宋子曰以禁攻張兵為外以情欲寡為內

談說明其警稱將使人知情欲之寡也 情欲之寡咸謂

情欲之應之曰然則亦以人之情為欲目不欲其甚色耳

不欲其聲口不欲其味鼻不欲其臭身不欲其甚佚此五

其者亦以人之情為不欲乎曰人之情欲是已曰若是

則說必不行矣以人之情為欲此五其甚者而不欲多譬

之是猶以人之情為欲富貴而不欲貧也好美而惡西

施也古之人爲之不然以人之情爲欲多而不欲寡故賞以富厚而罰以殺損也謂以富厚賞之以殺損是百王之所同也故上賢祿天下次賢祿一國下賢祿田邑原慤之民完衣食以人之情爲欲多故使德重者受厚祿下至原慤之民猶得完衣食皆所以報其功今子宋子以是之情爲欲寡而不欲多然則先王以人之所不欲者賞而以人之所欲者罰耶亂莫大焉知宋子之說乃大亂道今子宋子嚴然而好說嚴讀爲儼好說自喜其說也師學成文曲文曲文章也然而說不免於以至治爲至亂矣豈不過甚矣哉

參同互註荀子卷之十二

